

信仰经历

我叫恩典（上学后有个“江飞”的名），应该是从1994年9月7日开始叫的这个名字吧，恩典，恩典，神的恩典，是我的名字，亦是父母对上帝信仰的表达。

小时候，不知道恩典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我的名字叫恩典，所以，家里聚会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唱歌，唱到带恩典的歌词时，我就害羞的藏起来。当然，现在知道了，其实那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回想起这事情，总是让现在的我害羞的想藏起来。

上小学后，开始有了个学校里用的名字，我们那俗称“大名”。当然，不是日本的“大名”，就是一个对外的名称的意思。

从有信仰氛围的环境转到没有信仰氛围的环境，我的信仰也开始慢慢消失，甚至，不愿意去教会，星期天只想跟小朋友们一起玩。可惜的是，母亲大人的巴掌不允许。

初中之后，离家住校了，家里的手就够不到我了，我开始和同学们过一样的生活，和他们融入一起。但习惯的力量真是强大，虽然没有人再强迫我了，我却习得性的去教会了，只是，从没认真听过道。

上了高中之后，因没有找到教会，所以，两年之久，在学校里，没参与过聚会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题材的小说，成天成夜，无休无止。

有次回家，回校的时候，和一个女生一起回的，她爸爸是传道人，她比我要虔诚的多。然后，和她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在外面餐馆，她说各自祷告吧。祷告？在外面？从没想过的事情呢好像。但碍于她，我也开始祷告了。

忽然有种意识——我是基督徒。

于是，在学校食堂吃饭时，我也开始了祷告。不过，以我当时的行为来看，可能，非但没给基督徒团体添光，反而抹黑了吧。

认识了班里的一个男生，是教会的，然后，开始有了可去聚会的地方。主日生活开始复活。只是，平时生活仍是如此。

高中生活这样尴尬尴尬过完，开始了幸福的大学前的漫长假期。在此期间，有幸参加了一次夏令营，去温州，和一群同样准备进入大学的学生一起，也有老前辈们。受益很多。

大学开始后，因为有进宿舍楼找新生基督徒的，所以很容易的有了可以聚会的场所开始聚会。在此期间，也参与了一些事工，也和人一起找过新生，一届一届，生生不息。

大学生活浑浑噩噩，信仰生活也是坎坎坷坷，但不管怎样，迎来了毕业的季节。毕业在即，忽然慌了，开始准备教师考编考试，要按母亲大人要求，回家乡小学做个老师。

事情的转变，总是出乎预料。

毕业的最后一次聚餐，又称散伙饭后，我的心突然改变。

最后的一次聚餐，因为拒绝喝酒，所以非常不合群，导致非常不愉快的吃完散伙饭，或许，就我自己罢了。

吃完喝完，挽着晃荡着的室友回去睡觉，醒来，在床上想着按往日一样准备去自习室看书——虽然开始看书也没多长时间，忽然想到将来当老师的场景：上班，挣钱，打游戏，睡觉，死亡，一切归于虚无。

瞬间心生绝望。我不甘心，我不要！那怎么办呢？有什么好的呢？

我要上神学！

或许，我是想在这里找答案吧。又或许，当时的我认为这是不那么虚无的吧。

于是，打电话告诉我爸。当天，从学校回去了。2016年5月中旬，开始来到东北，以马忤斯神学院。2016年5月18日，写下遗书。

恰巧初到的那周金文钟牧师的课程，有个写遗书的作业。真巧。

刚来到神学院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是很骄傲的，骄傲到，自以为谦卑——现在好多了，我自认为现在的我还是很够谦卑的。

在以前，从来没想过上神学，因为周围上神学的孩子，都是上学上不好了，然后没办法了，送上神学，所以，成绩不差的我，和神学是没有关系的。确实，不仅和神学没有关系，优秀的我，和神也没多少关系。

神使骄傲的人降卑。虽然我谦卑不了，但我却卑了不少——又卑又贱。神学的过程中，经历，相比于课程，更显得改造人。从前，我上神学，像是给神面子一样，现在想来，真是狂妄年少。因为无知，所以，无所畏惧，无所敬畏，也无知羞耻。

两年多之后的2018年7月，学校放暑假，却没想到，这个暑假这么漫长——因为政策原因，韩国牧师不能再随意来中国，所以，学校停了。我想，神一定有他的计划，有他要做的事，所以，并不伤感。变动，意味着的，不仅是危机，亦是转机。等待着，亦期待着。

神学两年之久，却仍没找到答案，亦或许，是找到了太多的答案，反而更加不知所措了。有人说，骄傲不是因为知识，而是因为不充分的知识。至今我仍能骄傲，或许，是因为我仍然无知。看，我这话说的多骄傲，“或许”，我无知，这难道不是肯定的事情吗！

真理的知识，我仍要寻求。仍需要寻求。
看，我这话，仍是带着骄傲。
愿神真理的知识，赏赐他愿意的人。阿们。

2018年10月08日
江飞